

集選夫涅格屠

VI

處
女
地

重要人物表

- 亞歷克塞（羅勞阿略夏）。狄米特里奇·涅茲達諾夫 大學生，G親王的私生子。
- 比爾·阿斯特格杜莫夫 涅茲達諾夫的友人，大學生。
- 西拉·參孫尼奇·巴克林 涅茲達諾夫的友人，商店職員。
- 波利司·安得烈以奇·西比雅金 地主，御前侍從。
- 西米翁·彼得洛維奇·卡耶米也米夫 地主，年青的官僚。
- 菲爾該·米海羅維奇·馬爾克羅夫 小地主，西比雅金夫人的哥哥。
- 瓦西里·費多吉奇·沙維爾 工廠經理。
- 科立亞 西比雅金的兒子。
- 霍克拉·馬宿林娜 涅茲達諾夫的友人。
- 瓦倫丁娜·米海羅夫娜·西比雅金夫人
- 瑪利安娜·威得采夫娜·西奈次加 西比雅金的甥女。
- 安娜·查哈洛夫娜 西比雅金的姑姑，老處女。

原书空白页

前記

「處女地」發表於一九七六年，是屠格涅夫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七年以後，一八八三年他就在巴黎病故了。這是他留給俄國青年的遺囑。可是限「父與子」一書，這本「處女地」也給他招來了不少的非難和誤解。關於這個我想留到將來再說。

我這次翻譯「處女地」，是根據一九二九年萬人叢書版同一九〇六年屠格涅夫小說集版（嘉爾納特夫人所譯）兩種英譯本重譯的。我手邊沒有俄文原著，因此在這兩種譯本中遇到字句間相差較大的地方，便只好依照己意決定取捨，成從萬人叢書本或從嘉爾納特夫人譯本。像這樣的處所是不少的。我有時附加一二附註來說明，也不過是舉例的意思。

巴金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

歷代文選卷之六十一 齊書卷之六十一 齊書卷之六十一 齊書卷之六十一

齊書 卷之六十一

齊書卷之六十一 齊書卷之六十一 齊書卷之六十一 齊書卷之六十一

齊書卷之六十一 齊書卷之六十一 齊書卷之六十一 齊書卷之六十一

齊書卷之六十一 齊書卷之六十一 齊書卷之六十一 齊書卷之六十一

齊書卷之六十一 齊書卷之六十一 齊書卷之六十一 齊書卷之六十一

齊書

卷之六十一

「……」

「……」

「……」

一八六八年一個夏天的下午一點鐘的光景，一個二十七歲的年青人穿了一身不整齊的破爛衣服，吃力地走上聖彼得堡軍官衙門那五層高聳的樓梯。他哆哆嗦嗦地拖着一雙破舊的皮鞋，慢慢搖擺着瘦弱的身體，終於到了最上一段樓梯，在一扇說了較輕的半開着的門前站住了。他並不去按鈴，只是大聲嚷了兩下，便走進一間窄小陰暗的過道裏去了。

「……」

「……」

「……」

「……」

「……」

「……」

裏全部陳設就只有這副櫥；角裏裏立着一個衣箱，正中放着一張桌子，還有幾把椅子和一個堆滿書籍的書架。桌子旁邊坐着一個三十歲光陰的女人。她沒有戴帽子，身穿着了一件黑色的毛衫，裏面着一件花樣。她看見阿斯特洛杜英夫進來，就默然地伸出她那粗大而帶紅色的手給他。阿斯特洛杜英夫握了她的手，他沒說一句話，便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來，從衣袋裏掏出了一支壓得半破的雪茄。馬宿林那除了他一個外，他倒也不作聲，甚至沒有互相望過一眼，兩個人便在這間已經充滿了煙霧的不通氣的房子裏，一口一口地吐着長長的青烟來。

這兩個抽煙的人身上有着某些相似的地方，雖然他們的相貌一點也不像。在這兩間中着粗大的嘴唇，牙齒和鼻子都不一樣。而說上（阿斯特洛杜英夫的臉上還有疤痕）或作有一種表示誠實，堅定和不可不投的精神的東西。

「你看見了這盞燈嗎？」阿斯特洛杜英夫問。

「看見了，牠馬上就開來的。牠帶來燈，得上開燈箱了。」

阿斯特洛杜英夫把臉扭向一邊，嘆了一口痰。

「爲什麼牠這些天老是跑來跑去？人眼裏看不到牠。」

馬宿林那第二度低聲說。

「他心煩。」她說，小心地遞了紙煙。

「心煩？」阿斯特洛杜莫夫帶着責備的口氣說。「他太任性了！就好像我們沒有事做似的。天知道我們怎麼纔能把事辦得完，可是他卻抱怨心煩來了！」

「你得到莫斯科的信息嗎？」馬福林郵停了一下問道。

「是的。三天前來了一封信。」

「你讀過沒有？」

阿斯特洛杜莫夫點點頭。

「那麼？什麼消息呢？」

「我們裏面有幾個人得立刻動身到那兒去。」

馬福林郵把紙煙從嘴裏拿了下來。

「可是爲什麼呢？」他問道。「不是說那兒的事情都進行得很順利嗎？」

「不錯，是這樣的，不過後面有一個人變得不可靠了，應該去掉他才成。此外，還有別的

事，他們要你去。」

「這裏是這樣說的嗎？」

「是嗎。」

馬宿林娜把她的頭髮搖回到後面去，她的頭髮原本綁成了一根小辮子垂在後面，却有一絲分飄到前面來蓋上她的眉毛了。

「好的，」她說：「既然事情已經決定了，那麼也沒有什麼話可說了。」

「自然不用說了。只是一個人沒有錢什麼事都做不了，我們可以從什麼地方找到錢呢？」
馬宿林娜沉思起來。

「湯查達諾夫總可以找到錢的，」她輕輕地說，好像在對自己講話似的。
「正是爲這件事來的，」阿斯特格社瓦夫說。

「你把信帶來了麼？」馬宿林娜突然問道。

「是的。你要看嗎？」

「我倒想看看。不過沒有關係，我們可以等一等兒一塊兒讀牠。」

「你不用懷疑我的話，我說的是真情，」阿斯特格社瓦夫氣憤地說。

「我一點也不懷疑。」

他們兩人便不再開口了。於是，阿斯特格社瓦夫和馬宿林娜靜靜地從他們的所處位置起來，在他們的

跟那隻矮的連長轉圈地繞着。

過道上起了套鞋的響聲。

「他回來了，」馬洛林嬌低聲說。

那男爵輕輕地開了，一個頭伸了進來，但並不是那達達諾夫。這是一面圓圓的頭，有着粗而黑的髮，寬而鑲綉紋的帽額，邊上圍着一對滿鬍色的眼睛，一個眉寬向上的鼻子，和一張生得滑滑的嘴。這個頭回四圍看了看，搖了點頭，笑了笑，露出上下兩排細小的白牙，便帶着脆的柔順的身子，短短的手腕和微皺的向外彎曲的腿走進屋子裏來。馬洛林和這斯特廷達爾都看了這個頭，他們兩臉上都顯現出之羅羅露的表態，（也帶了一點譏笑的氣息。）好像兩個人都在心裏說：「多討厭！」可是他們並不動一下，也沒有說一句話。這個新來的客人到這門前接着一點也不驚奇；好像這反而使他覺着高興似的。

「這是什麼意思？二人會唱嗎？為什麼不三人會唱呢？第一對（即女中音）到底去沒去了？」

「您說這是在達諾夫嗎？巴里林先生？」阿妮塔格杜夫夫雙眼地問道。

「是，阿妮塔格杜夫夫先生。」

「他馬上就要回來的，巴克林先生。」

「我聽了真高興，阿斯特洛杜莫夫先生。」

這微跛的人轉身向騎馬柏林娜，她一察眉頭，仍還安閒地抽她的紙煙，吐着煙霧。

「您好麼，親愛的……我親愛的……真是抱歉得很，我老是忘記了您的大名和

又名。」

馬克林娜聳了聳肩。

「作用不會知道牠。我想你是知道我的姓的。那就很夠了！並且你為什麼老是要問我好不好？你不看見我還是在這活人的世界裏面嗎？」

「當然啦，」克一嘆道，他的臉一紅了一種激動拘繫。「要是您在另外的世界裏的話，您這卑賤的僕人就不會有在這兒看見您並且跟您談話的幸運了！我的好奇心總是從一個不好的舊習性來的。至於誰教您的大名，也是因為敬重尊稱您馬柏林娜，有點不妥當。我知道便是正寫信的時候您署名也只寫個「波拿頓說」！對不起，是署馬柏林娜的，可是在講話的時候

「那麼誰又請你跟我談話呢？」

巴克林發出了一陣激動的，勉強要忍住的哭聲。

「啊，請不要介意，親愛的。讓我原意揮手罷。不必生氣了。我知道您還是好意，我也沒有惡意……是嗎？」

巴克林將手出去，馬宿林卻帶了嚴厲的眼光望着他，也把手抽回去了。

「要……你眞的只知道我的名字，」她仍舊板起臉孔說，「我叫做克拉克。」

「我叫比明，」阿斯特洛杜夫用他低沈的聲音說。

「啊，真是抱歉了！那是個誤會，呵，費克拉，呵，比明！你們在什麼對我這樣不好，長遠是這樣不好，我聽……」

「馬宿林親身，」阿斯特洛杜夫打岔道，「不以馬宿林總一個人覺得你是差不佳的，因為你對任何事都都要笑。」

巴克林轉過身子。

◎ Bonaparte 是拿破崙的姓，這裏指巴克林故意聽錯，換換又立湖更正的情形。

「這正是一般，對我的謬誤，我認錯的一回。第一等，我並不是時常在笑，並且即使我時常笑過，這也不能作爲我們不該相信我的理由。第二等，以將我有了幾次德佛得到過優待的擔任，這便是證明我的不確切。我這一個三說時八說說得比明。」

阿斯特洛杜莫夫在這些話中吐出兩句話，巴克林做出完全正統的樣子，接着往下說：「下，我不是時常笑的！我絕不是一個快樂的人。你只要看我一下就知道了。」

阿斯特洛杜莫夫望着他。真的，巴克林不笑的時候，他不講話的時候，他的臉上便帶了一種憂愁的，差不多最驚恐的表情；只在在他張口的時候，他的面容才變成了滑稽的，那可說是說謊的。然而阿斯特洛杜莫夫還是不作聲，巴克林又把臉轉向他的電報機去了。

「唔？怎麼研究怎麼變壞了？您那真正的仁慈的技巧有了進步麼？要幫忙一個毫無經驗的公民一步踏進這世界來，是一件很難的事。」

「簡便之極，並不比寫大一點的話，那完全算不上一件難事，也是柏林能帶着一種得意而飛笑答道。她最近一週，進了多利亞醫院，她生了一個窮的貴族家庭裏，約莫在兩年前她離開了這南部的家到莫斯科時，她身上現有了六塊黃布，在莫斯科她進了一所科學學校，非常用功，順利地，到了文憑。她沒有結婚，又非常忠誠。『這並毫不奇怪的！』有些喜歡

俄展的讀者記起了蘭蘭關於他的相貌的描寫命運這話，可是我們仍還覺這是奇怪的，並且覺得

她的回答使「克林」釘起來了。

「親愛的，答得好！我完全失敗了！不過我生得這樣矮小，也應該受您這個挖苦的！我奇怪我們的主人究竟到哪儿去了？」

「克林」故意轉了話題，因為那個題目正是他所引為痛心的。他最不甘心的就是他矮小的身材和不漂亮的相貌。尤其因為他非常喜歡女人，並且甘願犧牲一切去博取女人的歡心，這樣的身材和相貌便使他更傷心。他想到自己的醜陋的外貌比想到他那低賤的出身和卑賤的社會地位時更感痛苦。他的父親本來不過是一個生意人，却用了種種不正當的手段弄到了掛名的顯宦的官階。他的朋友是選請別人辦理法律上的手續時去做一個中人，他做得相當成功，並且他與幫別人代管田地房產。他辦下了一所小小的產業，可是到了晚年他染上了鴉酒的嗜好，到他

「白俄文」是「力」的意思。

「白俄文」是「力」的意思。參見即後的生師。

死後，連一文錢也沒有留下來。小巴克林（他名叫西拉·麥孫尼奇）。他老是覺得這個名字是跟他自己開玩笑的）在一所商業學校裏唸書，把德文學得很好。畢業後他費了不少的艱辛纔找到一個職務，一共五百盧布的年薪。他除了自己花用外，還要供給一個病弱的婦母和一個跛背的妹妹。在我們這個故事開始的時候，巴克林是二十八歲。他認識很多的大學生和年青人，他們喜歡他那玩世佻皮的境智，他那雖然失刻却無大惡意的、放肆的言辭，他那雖偏却都是切實而無炫氣的學識，可是他們有時候仍還要對他非常不客氣。有一次他參加一個政治的集會到差了，他連忙說着辯解的話。「巴克林害怕了！」有人在角落裏大聲唱起來，大家都笑了。巴克林跟着他們在笑，其實這句話正像一把利刀刺進他的心裏。「他說得對，這個東西！」他暗暗想道。他在一家小小的希臘飯店裏過日子，淫盜達滿夫，他常常在那家飯店裏吃午飯。並且隨意發表他的相當自由文肅的意見。他對每個人都說，他這民主的見解的主要原因便是這兒病的希臘飲食把他的肝火引起來了。

「我奇怪我們的莊人究竟到哪兒去了？」他又說了一遍。「他近來有些不痛快，該不是他在睡覺吧！」

「他到圖書館拿書去了，至於戀愛，他沒空斷，也沒機會。」

「爲什麼不是跟你戀愛呢？」巴克林差一點要脫了出來。

「我聽見他，因爲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跟他商量，」他大聲說。

「什麼事？」阿斯特洛杜莫夫問道，「是我們的事情嗎？」

「也許是你們的事情；那是說，我們大家的事情。」

阿斯特洛杜莫夫哼了一聲。他並不相信他。「誰知道？他原是一個好事的人，」他想到。

「他到底回來了！」馬泊林譁然叫道，她那雙正望着門口的，並不漂亮的小眼，發光了。

彷彿被一種內在的光照亮着，變成了複雜、溫暖、溫柔似的。

門開了，這次是一個二三十歲的年青人走進屋裏來，他頭上戴了一頂便帽，腋下挾了一

包書。這是浮茲維諾夫。他走進來，向馬泊林點了點頭，然後向阿斯特洛杜莫夫走了過去。

「你終於回來了，」馬泊林說，「你終於回來了，」

涅茲達諾夫看見他屋子裏那些客人，便在門口站住，他一眼把他們都看了，他丟開便帽，氣把管隨便放在地毯上，然後走到床前，在床沿上坐下。他的華麗的蒼白臉，被他一頭蓬出得像波浪似的深紅色髮委屈擱起來，顯得更蒼白了。臉上現着種種猙獰和不高興的表情。

馬宿林娜略略地把頭掉開，咬着她的嘴唇；阿斯特洛杜莫夫咕嚕一句：「到底回來了！」

巴克林第一個走近涅茲達諾夫身邊。

「喂，什麼事情，亞歷克賽·狄米特里奇，俄國的轉機來特？什麼人得罪了你嗎？或者這只是一陣莫名的極端？」

「啊，閉嘴，俄國的夢非斯安費勒士！」涅茲達諾夫煩燥地說。「我沒功夫跟你鬥這種無聊的夢智！」

巴克林笑了。

「你這話講得不大對；若說是機智，便不是無聊；若說是無聊，便不是機智。」